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六回 翻舊案借券作酬勞 告實缺縣丞難總督

當下我笑對述農道：「因為開銷廚子想出來的話，大約總不離吃飯的事情了？」述農道：「雖然是吃飯的事情，卻未免吃的齷齪一點。前任的本縣姓伍，這裡的百姓起他一個渾名，叫做『五穀蟲』。」我笑道：「《本草》上的『五穀蟲』不是糞蛆麼？」述農道：「因為糞蛆兩個字不雅，所以才用了這個別號呀。那位伍大令初到任時，便發誓每事必躬必親，絕不假手書吏家丁；大門以內的事，無論公私，都要自己經手。百姓們聽見了，以為是一個好官，歡喜的了不得。誰知他到任之後，做事十分刻薄，又且一錢如命。別的刻剝都不說了，這大門裡面的一所毛廁，向來係家丁們包與鄉下人淘去的，每月多少也有幾文好處。這位伍大令說：『是我說過不假手家丁的，還得我老爺自己經手。』於是他把每月這幾文臭錢也囊括了，卻叫廚子經手去收，拿來抵了飯錢。這不是個大笑話麼。」

我道：「那有這等瑣碎的人，真是無奇不有了！」說話之間，去打聽張鼎臣的人回來了，言是打聽得張老爺在古旗亭地方租有公館。我聽了便記著，預備明日去拜訪。一面正和述農談天，忽然家人來報說：「繼之接了電報。」我連忙和述農同到簽押房來，問是甚事。原來前回那江寧藩臺升了安徽扶臺，未曾交卸之前數天，就把繼之請補了江都縣，此時部復回來議准了，所以藩署書吏，打個電報來通知。於是大家都向繼之道喜。

過了這天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出了衙門，去拜張鼎臣。鼎臣見了我，十分歡喜，便留著談天。問起我別後的事，我便大略告訴了一遍。又想起當日我父親不在時，十分得他的力。他又曾經攔阻我給電信與伯父，是我不聽他的話，後來鬧到如此。我雖然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，然而母親已是大大不願意的了。當日若是聽了他的話，何至如此。鼎臣又問起我伯父來，我只得也略說了點。說到自從他到蘇州以後，便杳無音信的話，鼎臣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拿一樣東西你看。」說罷，引我到他書房去坐，他在文具箱裡，取出一個信封，在信封裡面，抽出一張條子來遞給我。我接過來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原來是我伯父親筆寫給他的一百兩銀子借票。我還沒有開口，鼎臣便說道：「那年在上海長發棧，令伯當著大眾說謝我一兩銀子的，我為人爽直，便沒有推托。他到了晚上，和我說窮的了不得，你先令翁遺下的錢，他又不肯亂用，要和我借這一兩銀子。你想當時我怎好回覆他，只好允了，他便給了我這麼一張東西。自別後，他並一封信也不曾有來過。我前年要辦驗看，寄給他一封信，要張羅點盤費，他隻字也不曾回。」我道：「便是小姪別後，也不曾有信給世伯請安，這兩年事情又忙點，還求世伯恕我荒唐。」鼎臣道：「這又當別論。我們是交割清楚的了，彼此沒了手尾，便是事忙路遠，不寫信也極平常。糾葛未清的，如何也好這樣呢。」此時我要代伯父分辯幾句，卻是辯無可辯，只好不做聲；而且自己家裡人做下這等對不住人的事，也覺得難為情。想到這裡，未免侷促不安。鼎臣便把別話岔開，談談他的官況，又講講兩淮的鹽務。

我便說起述農昨天所說綱鹽的話。鼎臣道：「這是幾十年前的話了。自從改了票鹽之後。鹽場的舉動都大變了。大約當改鹽票之時，很有幾家鹽商吃虧的；慢慢的這個風波定了之後，倒是倒定了，站住的也站住了。只不過商家之外，又提拔了多少人發財，那就是鹽票之功了。當日曾文正做兩江時，要我培兩個戚友，無非是送兩張鹽票，等他們憑票販鹽，這裡頭發財的不少。此刻有鹽票的人，自己不願做生意，還可以拿這票子租給人家呢。」我道：「改了票鹽之後，只怕就沒有弊病了。」鼎臣道：「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，哪裡有沒有弊病的道理。不過我到這裡日子淺，統共只住了一年半，不曾探得實在罷了。」當下又談了一會，便辭了回來。

回到衙門口，只見許多轎馬。到裡面打聽，才知道繼之補實的信，外面都知道了，此時同城各官以及紳士，都來道喜。過得幾天，南京藩臺的飭知到了，繼之便打點到南京去稟謝。我此時離家已久，打算一同前去。繼之道：「我去，頂多前後五天，便要回到此地的，你何不等我回來了再走呢。」我便答應了。

過一天，繼之便到府裡稟知動身。我無事便訪鼎臣；或者不出門，便和述農談天。忽然想起繼之叫我訪察羅榮統的事，據說是個鹽商，鼎臣現在是個鹽官，我何不問問鼎臣，或者他知道些，也說不定。想罷，便到古旗亭去，訪著鼎臣，寒暄已畢，我問起羅榮統的事。鼎臣道：「這件事十分奇怪，外面的人言不一，有許多都說是他不孝，又有許多說他母親不好的。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，那羅榮統怎樣不孝，只怕不見得。若要知道底細，只有一個人知道。」我忙問是誰。鼎臣道：「大觀樓酒館裡的一個廚子，是他家用的多年老僕，今年不知為著甚麼，辭了出來，便投到大觀樓去。他是一定知道的。」我道：「那廚子姓甚麼？叫甚麼呢？」鼎臣道：「這可知道了。不過前回有人請我吃館子，說是羅家出來了一個廚子，投到大觀樓去，做得好魚翅。這廚子是在羅家二十多年，專做魚翅的，合揚州城裡的鹽商請客，只有他家的魚翅最出色。後來無論誰家請客，多有借他這廚子的。我不過聽了這句話罷了，哪裡去問他姓名呢。」我道：「這就難了。不比館子裡當跑堂的，還可以去上館子，假以辭色，問他底細。這廚子是雖上他館子，也看不見的，怎樣打聽呢。」鼎臣道：「你苦苦的打聽他做甚麼呢？」我道：「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聽他，不過為的人家多說揚州城裡有個不孝子，順便問一聲罷了。」

當下又扯些別話，談了幾句，便辭了鼎臣回去，和述農商量，有甚法子可以訪察得出的。述農道：「有了這廚子，便容易了。幾時繼翁請客，叫他傳了那廚子來，當一次差；我們在旁邊假以辭色，逐細盤問他，怕問不出來！」我道：「這卻不好。我們這裡是衙門，他那裡敢亂說，不怕招是非麼。」述農道：「除此之外，可沒有法子了。」我道：「因為那廚子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：他羅家用的僕人，一定不少，總有辭了出來的，只要打聽著一個，便好商量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又從何打聽起來呢？」我道：「這個只好慢慢來的了。」當時便把這件事暫行擱下。

不多幾天，繼之回來了，又到本府去稟知，即日備了文書，申報上去，即日作為到任日子。一班書吏衙役，都來叩賀；同城文武官和鄉紳等，重新又來道喜。繼之一一回拜謝步，忙了幾天，方才停當。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。繼之便和我商量道：「日子過的實在是快，不久又要過年了。你今番回去，等過了年，便到上江一帶去查看。我陸續都調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號裡，你去查察情形，可以叫他們管事的，就派了他們管事，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；回頭便到下江一帶去，也是如此。都辦好了，大約二月底三月初，可以到這裡，我到了那時，預備和你接風。」我笑道：「一路說來，都是正事，忽然說這麼一句收梢，倒像唱戲的好好一齣正戲，卻借著科譚下場，格外見精神呢。」說的繼之也笑了。

我因為日內要走，恐怕彼此有甚話說，便在簽押房和繼之盤桓，談談說說。我問起：「新任方伯如何？」繼之搖頭道：「方伯倒沒有甚麼，所用的人，未免太難了，到任不到兩個月，便鬧了一場大笑話。」我道：「是甚麼事呢？」繼之道：「總不過為補缺的事。大約做藩臺的，照例總有一個手折，開列著各州縣姓名；那捐班人員，另有一個輪補的規矩。這件事連我也鬧不清楚。大抵每出了一個缺，看應該是哪一個輪到，這個輪到的人，才具如何，品行如何，藩臺都有個成見的。或者雖然輪到，做藩臺的也可以把他捺住；那捺住之故，不是因這個人才具不對，品行不好，便是調劑私人，應酬大帽子了。他擬補的人，便開在手折上面；所開又不止一個人，總開到兩三個，第一個總是應該補的，第二三個是預備督撫揀換的。然而歷來督撫揀換的甚少。藩臺寫了這本手折，預備給督撫看的，本來辦得十分機密。這一回那藩臺開了手折，不知怎樣，被他帳房裡一位師爺偷看見了，便出來撞木鐘。聽說是鹽城的缺，藩臺擬定一個人，被他看見了，便對那個人說：『此刻鹽城出了缺，你只消給我三千銀子，我包你補了。』那個人信了他，兌給他三千銀子。誰知那藩臺不知怎樣，忽然把那個人的名字換了，及至掛出牌來，竟不是他。那個人便來和他說話。他暗想這個木鐘撞啞了，然而句容的缺也要出快了，這個人總是要輪到的，不如且把些說話搪塞過去再說。便說道：『這回本來是你的，因為制臺交代，不得不換一個人；幾天句容出缺，一定是你的了。』句容與鹽城都是好缺，所以那個人也答應了。到過了幾天，掛出句容的牌來，又不是的。那個人又不答應了。他又把些話搪塞過去。再過了幾天，忽然掛出一張牌來，把那個人補了安

東。這可不得了了，那個人跑到官廳上去，大鬧起來，說安東這個缺，每年要貼三千的，我為甚反拿三千銀子去買！他鬧得個不得了，藩臺知道了，只得叫那帳房師還了他三千銀子，並辭了他的館地，方才了事。」我道：「凡贓私的銀，是與受同科的，他怎敢鬧出來？」繼之道：「所以這才是笑話啊。」

我道：「這個人也可謂膽大極了。倘使藩臺是有脾氣的，一面攆了帳房，一面詳參了他，豈不把功名送掉了。大不了藩臺自己也自行檢舉起來，失察在先，正辦在後，頂多不過一個罰俸的處分罷了。」繼之笑道：「照你這樣火性，還能出來做官麼。這個人鬧了一場，還了他銀子便算了，還算好的呢。前幾年福建出了個笑話，比這個還利害，竟是總督敵不過一個縣丞，你說奇不奇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一定又是一個怪物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件事我直到此刻，還有點疑心，那福建侯官縣縣丞的缺怎麼個好法，竟有人拿四千銀子買他！我彷彿記得這縣丞姓彭，他老子是個提督。那回侯官縣丞是應該他輪補的，被人家拿四千銀子買了去。他便去上制臺衙門，說有要緊公事稟見；制臺不知是甚麼，便見了他。他見了面不說別的，只訴說他這個縣丞捐了多少錢，辦驗看、指省又是多少錢，從某年到省，直到如今，候補費又用了多少錢，要制臺照數還了他，註銷了這個縣丞，不做官了。制臺大怒，說他是個瘋子。又說：『都照你這樣候補得不耐煩，便要還銀註銷，哪裡還成個體統！』他說：『還銀註銷不成體統，難道買缺倒是個體統麼？這回侯官縣丞，應該是卑職輪補的，某人化了四千銀子買了去，這又是個甚麼體統？』制軍一想，這回補侯官縣丞的，卻是自己授意藩司，然而並未得錢，這句話是哪裡來的。不覺又大怒起來，說道：『你說的話可有憑據麼？』他道：『沒有真憑實據，卑職怎敢放恣！』制臺就叫他拿憑據出來。他道：『憑據是可以拿得，但是必要請大帥發給兩名親兵，方能拿到。』制臺便傳了兩名親兵來，叫他帶去。他當著制臺，對兩名親兵說：『這回我是奉了大帥委的，我叫你拿甚麼人，便拿甚麼人。』制臺也吩咐，只管聽彭縣丞的指揮去拿人。他帶了兩個親兵，只走到麒麟門外，便把一個裁縫拿了，翻身進去回話，說這個便是憑據。制臺又大怒起來，說：『這是我從家鄉帶來的人，最安分，哪有這等事！並且一個裁縫，怎麼便做得動我的主？』他卻笑道：『大帥何必動怒。只要交委員問他的口供，便知真假。他是大帥心愛的人，承審委員未必敢難為他。等到問不出憑據時，大帥便把卑職參了，豈不乾淨！』制臺一肚子沒好氣，只得發交閩縣問話。他便意氣揚揚的跑到閩縣衙門，立等著對質。閩縣知縣哪裡肯就問。他道：『堂翁既是不肯問，就請同我一起去辭差。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在這裡和制軍拚命拚出來的，稍遲一會，便有了傳遞，要鬧不清楚了。這件事鬧不清楚，我一定丟了功名。我的功名不要緊，只怕京控起來，那時就是堂翁也有些不便。』知縣被他逼的沒法，只得升座提審，他卻站在底下對質。那裁縫一味抵賴。他卻嬉皮笑臉的，對著裁縫蹲了下來，說道：『你不要賴了。某日有人來約你在某處茶樓吃茶；某日又約你某處酒樓吃酒；某日你到某人公館裡去；某日某人引你家裡來，送給你四千兩銀子的票子，是某家錢莊所出的票，號碼是第幾號，你拿到莊上去照票，又把票打散了，一千的一張，幾百的幾張，然後拿到衙門裡面去。你好好的說了，免得又要牽累見證。你再不招，我可以叫一個人來，連你們在酒樓上面，坐那一個座，吃那幾樣菜，說的甚麼話，都可以一一說出來的呢。』那裁縫沒得好賴，只得供了，說所有四千銀子，是某人要補侯官縣丞缺的使費，小姐得了若干，某姨太太得了若干，某姨太太得了若干，太太房裡大丫頭得了若干，孫少爺的奶媽得了若干，一一招了，畫了供。閩縣知縣便要去稟復。他說問明了便不必勞駕，我來代回話罷。說罷，攫取了那張親供便走。」

正是：取來一紙真憑據，準備千言辨是非。要知那縣丞到底鬧到甚麼樣子，且待下回再記。